

清末风云

【下册】



单田芳自选集

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



单田芳自选集

清末风云

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



【下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风云：上下册 / 单田芳著；单瑞林整理.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12
(单田芳自选集)

ISBN 978-7-5008-5702-0

I .①清…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3215号

清末风云（上下册）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董 虹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52.5

字 数 992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猛烈强瓜分上海	弱政府求助外寇	1
第二回	遭不测英王就义	剿太平中西合璧	11
第三回	广州城群情激奋	捍南疆宁死不屈	21
第四回	侵略者野心狂妄	僧郡王浴血奋战	32
第五回	英法火烧圆明园	惠征乐极又生悲	42
第六回	选秀女兰儿入宫	施权术一朝受宠	52
第七回	兰贵人惩治汉女	咸丰帝逃往承德	62
第八回	咸丰帝欲除隐患	懿贵妃不甘失宠	72
第九回	荒淫无度咸丰病	包藏祸心慈禧谋	82
第十回	皇子读书惩太监	咸丰寿诞乐生悲	93
第十一回	咸丰临终托后事	肃顺举荐辅政臣	104
第十二回	嘱权臣秘议后事	两太后密谋定计	114
第十三回	咸丰帝热河殡天	夺权位两派相争	124
第十四回	施苦计瞒天过海	安德海计送情报	135
第十五回	恭亲王叩谒梓宫	众朝臣祭奠二七	145
第十六回	慈禧初见恭亲王	叔嫂秘议除肃党	155
第十七回	六爷夜会曹毓英	奕沂回京巧安排	166
第十八回	董元醇上书垂帘	八大臣据理力争	176
第十九回	八大臣罢职搁车	按议程起驾回銮	185
第二十回	紫禁城内政局变	密云县夜袭肃顺	196
第二十一回	捉肃顺查抄肃府	德胜门兄弟密议	206
第二十二回	肃顺被押宗人府	奕沂主持定罪名	218

第二十三回	王公议罪权臣死	一朝掌权野心达	228
第二十四回	同治帝驾坐金銮	两太后玉座垂帘	239
第二十五回	安德海乐极生悲	大太监他乡毙命	250
第二十六回	津门里引发教案	同治帝大婚立后	261
第二十七回	四龄童继承大统	李莲英梳头受宠	272
第二十八回	崇厚出使俄谈判	慈禧动怒换使节	282
第二十九回	曾纪泽力挽狂澜	东太后宫内暴毙	292
第三十回	西太后擅权跋扈	李鸿章屈膝妥协	302
第三十一回	为享乐动用军费	甲午年日中海战	311
第三十二回	血洒异乡抗倭寇	北洋水师战顽敌	321
第三十三回	邓世昌撞击吉野	小日本又添兽性	330
第三十四回	北洋水师全军歿	《马关条约》害死人	339
第三十五回	匡正义公车上书	雪国耻变法维新	348
第三十六回	光绪帝空怀壮志	谭嗣同巧弄乡绅	357
第三十七回	岳州城结识罗英	谭嗣同京城会友	367
第三十八回	真名士初结义士	众学子齐聚会馆	377
第三十九回	推新政母子闹翻	迫无奈离京返乡	387
第四十回	梁启超力邀名士	谭嗣同眼界大开	396
第四十一回	二英杰大办学堂	陈宝箴惩罚首富	405
第四十二回	小罗英智斗昏官	鉴湖女被迫离家	415
第四十三回	谭梁奉旨进北京	颐和园母子议政	425
第四十四回	信奸佞翁师被贬	为图志接见名士	434
第四十五回	光绪帝励精图治	降圣旨二召谭公	443
第四十六回	唐才常苦劝故友	谭嗣同奉旨进京	451
第四十七回	回故里亲朋接风	勤政殿推崇国策	460
第四十八回	康圣力荐袁世凯	小站老袁阅新军	469
第四十九回	施伎俩调袁入津	借舞会笼络袁心	478
第五十回	巧周旋平安脱险	处心机左右逢源	487

第五十五回	袁表态支持新政	西太后大施淫威	496
第五十六回	前首相伊藤来访	袁世凯奉召进京	505
第五十七回	玉澜堂召见老袁	受皇封世凯升官	514
第五十八回	光绪密拟衣带诏	谭公游说袁世凯	522
第五十九回	袁世凯倒戈叛变	荣禄颐和园告密	531
第六十五回	废光绪瀛台幽禁	风云变维新搁浅	540
第六十五回	为信念身陷囹圄	赛金花深明大义	549
第六十五回	刚毅巧言激慈禧	太后发怒下手谕	558
第六十五回	六君子共赴黄泉	袁世凯理亏难安	567
第六十五回	闻噩耗罗英行刺	鉴湖女探望谭家	576
第六十五回	秋瑾随夫君上任	上海滩巧遇会同	587
第六十五回	前赴后继悼忠骨	东渡日本会康梁	598
第六十五回	奉使命前赴后继	上海滩发展会众	607
第六十五回	避官府迁址汉口	秦鼎彝大通掩身	617
第六十五回	孙道义大力相助	萧公馆鼎彝任教	627
第六十五回	孙道义失误泄密	秦鼎彝大通起事	637
第六十五回	遭不测任务提前	自立军损兵折将	646
第六十五回	山神庙暂避藏身	秦鼎彝跳江逃生	655
第六十五回	俏林圭检阅三军	哥老会奉命集结	666
第六十五回	哥老会洗澡滋事	改良派惨遭屠戮	676
第六十五回	为废帝重立阿哥	高密案再逞威风	686
第六十五回	朱红灯发展会众	义和团风起云涌	695
第六十五回	义和团怒杀洋人	腐败官兵伐山东	705
第六十五回	互利用兵和一处	畏洋人过河拆桥	714
第六十五回	中奸计拳匪丧命	袁世凯山东上任	724
第六十五回	袁世凯新官上任	义和团被迫迁徙	735
第六十五回	星火燎原斗顽敌	势如破竹智勇全	744
第六十五回	慈禧利用义和团	灭洋人先礼后兵	753

第七十九回	义和团民众一心	掉炮轰东交民巷	762
第八十回	荣禄冤枉杀无辜	宫廷内耗子动刀	771
第八十一回	西太后出尔反尔	施诡计崇洋媚上	780
第八十二回	苟延残喘封大吏	通州失守万兽惊	789
第八十三回	化装改扮大逃亡	丧家之犬离京城	798
第八十四回	八国联军进北京	列强瓜分民遭殃	807
第八十五回	割地赔款联军撤	钩心斗角死挣扎	816
是非功过话清末（代后记）			肖璞辑 825

第四十三回



谭梁奉旨进北京 颐和园母子议政

王廷钧刚要发怒，马上又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冷笑道：“哦！全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久仰，久仰！谭先生我问你一句话，我老婆秋瑾在没在你家？”

“正在我这儿。”

“哦，好咧，正因为她在这儿，所以我才砸你的门。”

“你贵姓？”

“免贵姓王，双名廷钧。”

“哦！那么王廷钧我问你，你不是打算找你老婆吗？咱们就说这个事，别的用不着。你回头看看，你带着这么多的人，你想干什么？我要说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私打斗殴，论哪条都够。要俱禀官府，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你有人，我也有，倘若打起来，出了后果，你负全部的责任！罗英，拿着我的名片到巡抚衙门，报案！”

王廷钧这小子是个“尿泥”，什么不是。你别看领着那么多人，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的，真要一听说报官，他也有点儿害怕。一听谭嗣同说得也有道理，你领着这么多人，人家要说你明火执仗来抢我，这不是没有道理啊。一旦出了人命，自己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呃，好吧，谭先生，我就是找我老婆来的，她在哪儿？”

“她就在后院。要见可以，这么多人可不行，派几个人来就可以了。”

“呃。你，你们几个人跟着，其他的都在外头等着。”

他带着铜山、铜豹，又找了几名打手，这些人都是头子，进了大院，罗英把大门关上。谭嗣同一直把他们带到上房，让别人在这吃茶等候，告诉王廷钧，你夫人在后院，让罗英把他领出来。罗英一脸的看不起，把嘴一撇：“跟我走。”

王廷钧跟着罗英，拐弯抹角到了后院，罗英用手一指：“就在这屋里。”

王廷钧往里一看，掌着灯呢，这小子晃晃悠悠往里走，打帘笼往里一看，就秋瑾一个人。易红、李玉娘都躲开了，为的是他们夫妻说话方便。



王廷钧一看，没有其他人，这家伙把鞭子就放下了，把衣服抖了抖：“嘿！夫人，为夫我来看你来了。分别这么长时间了，您可好啊？”

他一边说着，来到秋瑾的面前，把秋瑾肺都要气炸了：“王廷钧，你来干什么？”

“哎！你说这话说得，你是我媳妇，我是你丈夫，那我找你这还有什么错？别忘了我们这流传的两句民间的谚语，说什么‘阎王爷要命，丈夫要妻’，这是天经地义的。秋瑾啊，消消气，你说两口子能不抬杠拌嘴的吗？啊？你走了以后啊，我自个也回过味儿来，都怪我不对，没走正道，没事惹得你生气。你的一片好心，为我学好，结果我还忠言逆耳，把你骂了一顿，还要打你，这个全都怪我。秋瑾啊算了，两口子舌头能不碰牙吗？千不看万不看，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怎么说，咱们还有一定的感情吧？这一次就是接你来了，跟我回家吧！啊？”

“不！”秋瑾霍然站起，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跟你说得明白，讲得清楚，我跟你夫妻的关系也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根本就别再提这个事，我不能回去！”

“哎呀，我说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哦，那两口子就不兴抬杠拌嘴，那就得断去夫妻的关系，哪有这个理啊？来，走走走，跟我回去。”

王廷钧过来就要拉秋瑾，那秋瑾哪能干？你要听表面上，王廷钧说得多好听，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秋瑾也有时候心慈面软，也不愿意这么横，那是王廷钧都逼到这份儿上，有一线之路，能下决心跟他决断吗？别看你现在说拜年的话，把我接回去就不是你了。吃喝嫖赌，你是照样干，为了我你能学好吗？说什么秋瑾也不走。王廷钧怎么劝也不行，最后那小子露出狰狞的面目，狗眼一瞪：“秋瑾！我这是够意思了，进门就跟你说拜年的话，你是一点儿油盐都不进啊！我告诉你，大骡子大马都是打出来的。何况你是个个人！你要跟我走了，还罢了，不走，把你吊到马棚里揍你！我宁愿打死你，给你偿命，我也不能让你在外面这么逍遥自在！跟我走！”

嘴里是骂骂咧咧，什么下流话都说出来了，过来就拽秋瑾。秋瑾想：这在老谭家，你说跟他打起来，显得不好，恼在心里。单说里间，是谭夫人玉娘和易红，都这在偷听着，人家谭夫人没说什么，易红受不了，她跟秋瑾的感情特别好，把帘儿撂个缝儿，往外看着，一瞅这王廷钧眼睛都立了起来，嘴角喷着白沫，撸胳膊挽袖子，拍桌子踹板凳，嘴里净说一些下流话。易红一股正义感冲上心头，她顾不得一切，“噌”窜出来，来到王廷钧面前，用手一指：“哎？你是哪来的？嘴里不干不净的，孔圣人就教你这啊？你也太下流无耻了！”

“你是谁？”

“我是谁，我也是个女的，你骂我们妇女就不行！”

易红啊，小丫头真厉害，说着说着还伸了手了。她跟男人不同，男人伸手是指点比画；易红这手带钩儿的，把王廷钧脸蛋上挠了三道沟，当时鲜血就淌出来，把这小子疼得：“好，小丫头，你敢挠我！”

说话，奔易红就扑去了，秋瑾在旁边看得清楚，易红是为自己好，你说叫一个男人给抓住，多有不便？看来不伸手是不行了。秋瑾也是一股激劲儿，往上一蹿，双手往王廷钧面门一晃，底下就是一脚。那秋瑾好武术啊！正好蹬到王廷钧小肚子上。

“哎哟！”

“噔噔噔！”

摔到外头去了。

王廷钧这小子贱不贱？这一挨揍，还老实了，捂着肚子往前院就跑：“来人，来人啊！把我踢死了，他们打人！”

他拼命地呼救。另间屋，铜山、铜豹还有几个打手，脚蹬着凳子，撇着嘴，正喝着水呢，忽听像王廷钧的声，看了一会儿，怎么不是这动静啊？这才听明白，是王廷钧呼救叫人哪！

所谓吃着人家嘴短，拿着人家手软，花了人家王廷钧的钱了，能说不卖卖力气吗？再看这些小子把腿撤回来，就要往后院闯。没想到刚走到后门这，罗英背着手在这等着：“几位，干什么？上茅房在那边。”

“上茅房干什么，我们上后院！”

“后院？此路不通！回去！从哪来回哪去！”

“哎呀，小毛孩子，你还敢抖威风！”

铜山哥俩哪里知道罗英的底细？他们认为一个小孩子！再看铜山往上一蹿，抡拳就打，他也不知道怎么趴下的。就见罗英身子一晃，使了个“黑狗钻裆”，“扑通”一声，把他就撂到那儿了。

铜豹往上一纵，罗英使了个“黄龙转身”，正好转到他背边，一脚踢到他屁股蛋上，“扑通”一声，来了个狗吃屎！那几个往上蹿，也叫罗英给放躺下了。谭嗣同能伸手吗？在旁边站着看热闹。罗英一看，七爷在旁边瞅着呢，更要抖一抖神威。再看，把这几个小子打得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正这个时候，王廷钧就跑出来了，罗英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把王廷钧给制服了，别的事迎刃而解！所以他放弃了别人。往上一蹿，把王廷钧的袄领子给抓住了：“小子我宰了你！”

说话罗英从靴子腰子里把匕首拽出来，闪着青光就横在他脖子上。王廷钧是个熊种，胆小如鼠啊！一看人家真凶他就软了，吓得这小子“扑通”跪下了：



“饶命，饶命啊！爷爷饶命！”

“你告诉他们都别动，哪个敢伸手，我就宰了你！”

“都别伸手啊！都别！谁伸手，我就完喽！”

那帮小子在旁边呆呆发愣地看着。罗英就问他：“王廷钧，你小子太野蛮了，听秋瑾姑娘跟我们说，你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人生一世这点坏事都叫你干绝了！但有一线之路，她能舍得把你抛弃吗？你要说找你媳妇来了，不是不对，回心转意也不是不可以，你干什么领这么多人？你欺负谁？跟谁示威？”

“哎呀，小英雄，我说实话，我怕挨揍，才请出这些人来。要知道你们不打我，我带那么多人干什么？小爷饶命，饶命啊！”

“这么办吧，现在你就带人就滚，往后你再敢上这门来找麻烦，你记住，你也有名有姓，你也有狗窝，小爷爷我带人端了你的窝。把你们家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你们都宰了！听见没有？”

“是，是，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你起个誓。”

“我起个誓，我要再敢领人来捣乱，我变成天底下这么大个王八，把你们大伙都驮着走。”

罗英一听，这叫什么誓？好悬没乐出来，这小子是吓迷糊了。这才撒手把他放了，王廷钧是抱头鼠窜，领着人跑了，白花了好几百两银子。

那么这个事过去以后就算完了？没有，看意思，王廷钧不把秋瑾找回去，说什么也不能完。谭嗣同为这事，伤了很多脑筋，亲自还赶奔湘潭去了一次，见着王廷钧，解释解释前头发生的误会。不是说，“话是开心锁”吗？百般进行劝导，往正路上指点。

王廷钧通过上次的打击，他也老实多了。又一看，谭嗣同这人不错，全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啊！人家是大才子，能千里迢迢跑到我家来规劝，这不往我脸上贴金吗？人呀，别不识抬举，真要我学了好，备不住我老婆还能回来呀！当时是满口应承，向谭嗣同担保：“您放心，只要秋瑾能回来，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打她，再也不骂她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是离也好，是走也好，随她的便。”

不管怎么的，他有这种表示，谭嗣同心也就软下了，回来跟秋瑾一说，说：“王廷钧起誓发愿，会学好的，我看就别离了。”

秋瑾一想：这事怎么办呢？既然丈夫愿意学好，回心转意，老谭家又费了这么大的力，干脆回去吧。水流千遭归大海，秋瑾又回去了。谭嗣同从多方打听消息，后来一听，这王廷钧说话还真算数，也不嫖不赌了，也不跟那些歪毛淘气在一块鬼混了。他爹还拿出不少的银子，运动北京的官府户部，给他捐了个主事。

当官了，王廷钧带着秋瑾走马上任，打那以后，消息就听不见了。到了后

来，秋瑾终于跟王廷钧二次决裂，闯荡江湖，人称“鉴湖女侠”。

谭嗣同身边的事太多了，又办实业又教学，照顾那些学生，每天忙得是不可开交。这天早晨起来，刚漱完口要吃早点，他的学生林圭跑进来，好像有人推着进来一样：“老师！师父！”

把谭嗣同吓了一跳：“林圭，你怎么啦？你看这满脑袋汗，有话慢慢说。”

“师父，给您道喜了！”

“哦，喜从何来？”

“圣旨来啦！皇上亲自给你来的圣旨，叫您赶奔巡抚衙门接旨，快去！是当官的都去了！”

听了这句话谭嗣同也大吃一惊，心说：圣旨？我现在头上没有半点功名，我不是当官的，皇上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降圣旨，什么意思？他是疑惑不解，但是在那个封建年代，皇上能给来圣旨，那是至高无上的光荣，那还了得！谭嗣同当然也是高兴啊。赶紧让李玉娘从里到外换了套新衣服，带着几个学生，赶奔巡抚衙门。到衙门这一看，嚯！比过年还热闹！大门悬灯，二门结彩，房门两旁全都鸣鞭放炮。凡是湖南的文武两堂官员，一个个朝珠补褂，满身的官服，站了两大溜，都在这等着他。巡抚大人陈宝箴亲自接出来，一抱拳：“公子，恭喜恭喜呀，圣旨到，指名点姓要你。”

谭嗣同不敢多问，他往里又走了两步，一看梁启超也在这，就见梁启超也满面春风，其中也有他一个。二人进了巡抚衙门的大堂，就见圣旨高悬，前面摆着香案，圣旨就代表皇上。二人倒身下拜，给皇上的圣旨磕完头，陈大人把圣旨请下来宣读。那上头就几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力笃新政变法维新，着梁启超、谭嗣同奉旨进京觐见。钦此！”

指名点姓，叫他俩见皇上。哎呀，把谭嗣同乐得这心都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心里头纳闷啊：这圣旨怎么无缘无故到了长沙？皇上怎么知道有我们两个人？哦，维新变法，叫我们干什么呢？

梁启超也是这么想的，到底这回进北京是喜事，还是忧事？咱们光表谭嗣同和梁启超了，那么无缘无故怎么来了一道圣旨？这里边经过不少波折啊！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北京那块儿。

自从慈禧太后下了一道旨意，封闭强学会，谭嗣同梁启超都南下了。康有为呢，在这以前就离开了北京，后来康有为二返北京，又成立了个会叫“保国会”。他这个会受到了各阶层的拥护，往上说，受到皇上光绪帝、大学士翁同龢的支持，往下说，受了各念书人的拥护，比当初那强学会还要兴旺发达，没到一个月的工夫，这保国会就发展到五千多人，康有为到处讲演。现在把北京城都要闹翻个了，人们谈论的没别的事，只要闲暇时间，三个一伙两个一块儿，就是变法维



新，康有为长康有为短，都是这个事。

愿意变法图强的人鼓掌称善，反对的是恨之入骨，怕得要命。其中有那么一大批人，大学士徐桐、刚毅、荣禄这帮人是死党，坚决反对。后来徐桐、刚毅一商议，这事得跟慈禧太后启奏，这还了得吗？他们俩就在慈禧太后面前就狠狠地告了光绪皇帝一状，说：“光绪皇帝不任用朝廷重臣，利用一个妖人叫康有为，现在在北京各角落到处讲演，张口变法，闭口维新，把咱们国家说的百孔千疮，一无是处。使人更不能容忍的是，说我们的朝廷腐败无能堕落，哎呀！简直是难听得不堪入耳，眼见这语气之中，有指责老佛爷之处。如果太后还不降旨，叫他们这样随便地干下去，我大清江山就保不住！”

这徐桐、刚毅一边说一边叩头，是涕泪横流，使慈禧太后十分动怒。“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哎呀，奴才有半字虚假，杀剐存留任凭您便，不信您问别人去。”

“嗯！好吧，我心里有数了，你们暂且回府，不要向别人讲这个事。”

慈禧太后听了俩奸臣的话，火往上撞。本来她对光绪帝就不满，原因种种吧，再一听他们这一说，光绪折腾得要翻天，尤为不满，马上降旨把光绪皇帝找到颐和园万寿山。

今儿个天还不错，蓝天之上点缀着几朵白云，现在是五月的时候，天还不怎么热。慈禧太后驾坐排云殿，在这宝椅子上是半躺半卧，李莲英跟狗似在旁边的半哈着腰，笑脸相迎，有两个小太监在那跪着给慈禧捶腿。在她的身边左右站着几十名宫女，手里头托着不少零碎，什么香炉、毛巾啊，香水、痰盂啊，凡是使用的东西都在这托着。

往殿脚下看，金瓜武士站了二百多名，手中是金瓜钺斧朝天蹬，各自一站，在殿脚下还跪几十名宫廷乐队，演奏着宫廷乐曲，慈禧眯缝着眼，她没听着乐曲，心里尽想光绪的这个事。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了：“启奏老佛爷，皇上到。”

慈禧理都没理，这个报事的太监恭恭敬敬地退出去了。慈禧还在这儿听乐曲，一直把这光绪蹲在外头一多个时辰，按现在的说，两个小时。没有太后懿旨，光绪不敢进门儿，就在殿脚之下，垂手站立。光绪帝知道，今儿个一见太后，肯定没个好，见她十回面，得骂自己十回，没见她有一回笑脸。但是光绪帝也豁出去了，心想：我有话不能不说，管他有什么灾难！我得把我肚子话全都倒出来。一会听见乐器声停了，有个小太监出来：“陛下，太后让您进去回话。”

光绪帝把衣冠整理整理迈大步走进排云殿，来到御榻前边双膝跪倒，按着母子君臣大礼，大拜了三拜。请安之后，在旁边的小椅子上一坐。屋里的人再给皇上又行了一套礼。慈禧这才坐直了身子，用眼睛往两旁一看：‘‘没事了，你们都退下吧。’’

“喳！”

除李莲英之外，其他的人全退出去了，慈禧看了一眼皇上：“我说，我问你点事，你是在下边散布我的坏话了吗？你都说了些我什么？我听庆王爷跟我讲，你对他说过，你这皇上是傀儡，是牌位，没有权力；你又说要变法维新，我要拦着你，你宁愿连皇上都不当，这话有没有啊？”

光绪皇帝的心“咚”的一颤，心说：这话我真说过。这庆亲王怎么把我给卖了？全盘都端出来了。光绪帝不会说瞎话，叫慈禧指着鼻子一问，就得说实在的，赶紧躬身施礼：“回太后老佛爷的话，儿臣我是说过。”

“呵呵！好啊，你倒敢于承认，我今个儿倒要问问你，你怎么是傀儡皇帝？你怎么就没有权力？我都管你什么来着？你还要什么权？你说！”

“老佛爷息怒，儿臣有下情回禀，我说这话是有原因的，主要出自中日甲午海战。您是知道的，自从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您再看看，法国占了两广；德国人占据胶州湾；俄国人趁机夺去旅大；日本人占据台湾；今年四月英国又强行租占九龙，眼见我们的国家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小儿是个皇上，我日思夜想，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受人家欺凌？就因为我们国家太穷了，民族太落后，儿打算力图一番新政。那就得变法、就得维新，就得改变制度。有几次跟您商议，您全都不同意。故此发了一点儿牢骚，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太后息怒！”

“行啊，我把你抚养大了，现在你的翅膀也长硬了，能跟我分庭抗礼了！我再问问你，你张嘴中日战争，闭嘴什么《马关条约》不合理，究竟这个战争谁引起来的？我跟李鸿章都劝过你，不要轻信旁人，不要动不动脑袋一热，就开战，可是你不听。你听谁的话？文廷式的、翁同龢的、还有那小狐狸精珍妃的？我的话你全当耳边风！结果怎么样了？打败了吧？现在你后悔了，你心疼了？你又要变法又要维新，你看看你说的多好听？同样的法，为什么康、乾时代就那么兴盛？为什么到你手中就这么腐败？”

光绪一听，她净说横的，又一想：不管你怎么怪罪我，今天有话，我不能不说！

“老佛爷，儿臣还有下情回禀。我说中日战争打与不打，这件事本身没有错误。我主张打，我认为是对的。日本人首先向我方发炮，击沉我海军舰艇，伤我将士，欺人太甚！我为什么不打？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打，而在李鸿章练兵不力，而在后面的粮饷接济不及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国未必战败。儿我是这么想，即使老祖宗活到今天，眼见社会时代的新潮流，这个法也不能不变。儿斗胆，宁愿变祖宗之法，也不忍心抛弃祖宗留下的国土和这里的臣民！请太后体谅儿臣的苦衷！”



光绪帝说到这儿，声泪俱下，慈禧太后深为动容，“哎呀！”，她瞅着面前的光绪，心里也不那么平静。

这说实话，慈禧这个人再反动、再腐败，她也不乐意自己国家软弱。您说她领导这个国家，甘心就那么穷，就那么落后，她就美了吗？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她这人，想个人的利益想得多，想国家和民族想得少，只要有办法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她也不是不欢迎，特别是光绪帝后边的说的几句话，宁愿变祖宗之法，也不愿把祖宗留下的国土和人民给抛掉，正好触在她心上。

她一共伺候过三个皇上，咸丰、同治、光绪，执政几十年了，这些事情都瞒不了她。中国眼见就被别人瓜分，步步蚕食，新疆、黑龙江大片国土被俄国人占领了，香港九龙被英国人占领了，台湾澎湖被日本人占领了，旅大被俄国人占领了，山东的胶州被德国人占领了。在中国大陆上还有很多很多租界地，成了国中之国，有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尤其说这不平等条约，还没说结束，步步还在蚕食，步步还在深入。

慈禧的心里跟明镜一样，尤其她执政这几十年，也不是一般风顺。她没事自己也常想：拿她的一生来说，幼年之间家里就穷，连饭都吃不上，跟着父亲惠征漂泊于四方。后来父亲死，她怎么样扶着棺椁回北京；为吃饭，怎么求爷爷告奶奶；以致后来选入了宫，从懿贵妃升到皇贵妃，一步一步，出人头地到现在。

年轻时还经历过太平天国之乱、捻军之乱，狂风暴雨一般，好悬没把她的统治权给掀翻了！到了现在她都心有余悸。对外也好，对内也好，每当想起这些事，慈禧就冒冷汗。

如果像光绪说的那样，“变法维新”使国家真能好起来，未尝不可，要不试一试？慈禧眼珠转动，又想了想：看这意思，皇上是决心挺大呀，要不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声色俱厉，提这些条件。如果要像他说的那样，国家真要富强起来，我稳当太上皇，享几年清福，这也不挺好？万里有个一，变法失败了，我趁机把你废了，再立一个儿皇帝，我重新垂帘听政，掌握权柄，左右我都不吃亏！

慈禧想罢多时口打唉声：“唉！你起来坐下。”

“谢太后。”

光绪帝坐下了。

“唉！说起来这人啊，都是不知足。你想啊，自从你大婚以后，我就把权力交给你，我到这颐和园，也就是一天三顿饭，享受享受，什么事我管过吗？刚才你说了，我这么也拦，那么也挡，那我觉着不合适吗！要合适的话，不用你研究，我一定支持你。这么办吧，你不非要变法维新吗？那你就去办吧。不过有几个条件：第一，大清的国号得保留，别变来变去，把清朝给变没了，这不行；第二，这辫子不能不留，将来都剃光头，留分发，这我坚决不答应；第三，得把祖宗的神位给留下。除此之外，你看着办吧。”

这是光绪帝没想到的事，他认为今日见到慈禧太后，不定又有什么大难临头了，没想到她答应了！他心里有点不相信，看着光绪在那发呆，慈禧好悬没乐了，用手指换光绪：“你瞅你那副模样？我真答应了，你放心吧。”

“哎呀！多谢太后。”

光绪帝跪在地上“咣咣”这顿叩头！心花怒放，一边叩头一边哭：“老佛爷放心，通过变法维新，我们的国家一定能重新振作起来，老百姓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老佛爷恩赐！儿，敢不报答老佛爷？”

“哎呀！你瞅你这个激动？孝顺不孝顺都由你了，起来吧。按下这个，咱说点别的吧。近来朝里头没有什么新鲜事吗？”

“回老佛话，最近吏部侍郎张英麟刚从欧洲回来，给您买了一副手镯，献纳老佛爷，您看看怎么样？”

“拿上来。”

一个小太监捧着个漆盘，盘里头垫着黄垫托上来了，在这垫上有个精制的珐琅盒，有小金锁锁着。光绪帝拿钥匙把锁打开，把盒盖掀开，递给慈禧。

慈禧往盒里头一看，“唷！”真是珠光宝气啊，耀眼生辉！慈禧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等把镯子拿到掌心一看，怪不得这么亮，每颗珠子就像手指头那么大，特别上头有颗珠子碧绿碧绿的，那是绿中之祖，叫“祖母绿”。

哎呀！这个好看，光这一颗珠子，那就是价值连城！慈禧这个人最贪，你看她当太后，有的是钱，见便宜她也乐：

“很好，小李子，把它收下。”

光绪一看她乐了，这心才放下：“回太后的话，湖广总督张之洞给您送来八盆洛阳牡丹。”

“是啊，在什么地方？”

“儿命人抬到殿外。”

“来，快快，让他们端进来给我看看。”

几十名太监把八盆洛阳牡丹端进来了，红的真红，白的真白，黄的真黄！这慈禧还真喜欢花，赞不绝口。

“去把它们摆到玉兰堂，等哪天我请格格们和福晋们吃饭的时候，叫大伙欣赏欣赏。”

光绪帝一看，太后的心情非常好，趁这机会，我多提几个条件不能碰南墙。光绪帝还没等张嘴，李莲英在外边进来：“回老佛爷的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求见。”

第四十四回

**信奸佞翁师被贬
为图志接见名士**

“哦，荣禄来了？”

慈禧看了一眼光绪：“你先下去，我告诉你，变法也可以，维新也行，你是皇上，不要动不动就头脑发热，凡事以持重为好，听见了吗？”

“儿臣遵旨。”

光绪帝叩了个头，退出去了。到了外头，这心不痛快，刚好点儿的心情当时又压抑上了。要不说人的一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欢乐，另外也有他自己的苦恼。就拿光绪来说，贵为天子，神圣不可侵犯，吃尽穿绝，人中之王，你别看这样，他也经常发愁。咱放下别的不说，他心目中，有三个人对他压力非常大，漫说见这三人，就提三个人名字，光绪帝脑袋就疼。这仨是谁？慈禧太后、李莲英、协办大学士荣禄。

这荣禄是满洲正白旗的人，姓瓜尔佳氏，按说这个人，又没德又没才，另外还缺点儿德，就仗着他是八旗子弟，后来当了个小官，到户部当了个银库员外郎。没想到他刚当官不到一年，就露了丑态，没事贪污银子，后来被咸丰皇帝查知，户部尚书肃顺好悬没要了他的命！没把荣禄给吓死！从那以后，丢官罢职，养闲在家，连个职业都找不着了。你看他别能力没有，“投机”他挺会，这门学问他挺精。后来，他等来等去，咸丰皇帝死了，同治皇帝登基，慈禧把肃顺给处死了，他长出了一口气：肃顺死了，我就没事！求亲戚告朋友，把银子都拿出来运动，好运动当个官。正赶上慈禧太后命醇王成立“神机营”，保卫北京。这醇王小年青的，没什么经验，荣禄借机会老往那跑，不是送礼，就是送银子，到那显露他会排兵布阵。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个阵图，跑到醇王那白话去，说：“这是我祖宗那年就留下了，这个阵要是练好的话，攻必取，战必胜，洋人都不懂！”

他一套穷白话，把醇王给唬住了，认为这是国家的栋梁，在慈禧面前保举他，当了步军统领。哟！步军统领这官可不小啊，位极人臣啊！他二次又登上政